



2

思玄集卷之六

亦無不五嶺南十

明海虞桑

悅民懌著

氏三卧二十八宿之圖

泰和徐

威來鳳註

之中其部然限上卦大

後學

翁憲祥兆隆選

我靈界只博音麻否

翁應祥兆吉校

燕大平莫大平

姪孫其孝成道凝次

木記

之似半敵亭記

乘先生於西昌學圃中澇為小池深數尺濶尋丈畜以

魚數尾雜植菱蓮菱蒲凡數種縛茅結亭其上取晦庵

思文集 卷六
朱子臨池觀書詩語中半畝二字名其亭時置酒亭中
召門生徐威樂之威曰先生素默縈千古有啾隘八荒
之心匪三溟之渾浩汗湧不足與胸吞吐而是涔蹄之
水足潤目睫乎哉堙之攸宜先生曰予以天壤之間孰
爲大乎莫大乎道而道寓乎心苟得其大者則是渾浩
汗湧果足動吾視否耶於彼旣不足以爲大而是半畝
之中其活源則上接太虛雨降則波溢徑寸千里之日
月三垣二十八宿之屬涵泳有餘而晦庵時天光雲影
亦無不在微漸寸波足具全海其可以小之哉子求之
於是有餘師威憮然曰君子之學博貴能約先儒云易

六百三十四爻約於時之一字書四十二篇約於時中
之半語詩三百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約於思無邪無不
敬之二言然則三溟之渾浩汗湧其不約於是池之半
畝者乎君子汎觀於三溟收功於半畝則放之皆可爲
海卷之皆可爲勺水曾何大小之足云先生曰子誠告
諸往而知來者可與言詩

南安郡守東海張侯去思碑記

南安守東海先生治郡將四載忽以書告子曰東海煙
霞將還我舊主人矣卽陳悃幅於當道以致政請俱弗
允又三年當

思文集 卷之六
會朝之期藩臬重臣始以侯情達之天官卿天官卿始
言於 聖天子人笑唱刺國爵公言鼓以廷 聖前川
上而許之將歸老稚聚者如牆攀輓者如植至宵弗燿
鼓棹以餞漪漣成波郡之父老恐侯之功德久而漸湮
乃托庠生鐫寬尹端求予文勒石以傳永久予雖與侯
爲後進辱侯愛厚不敢以鄉曲爲嫌謹述口碑而書之
侯姓張名弼字汝弼東海其別號也世居松江之華亭
由丙戌進士至夏官貢外郎出守茲郡蒞職首興學校
勸課農桑利興害除數月弊政一新郡多山秋夏之交
嵐霧襲人多成疾疫居民恒自藉以豐臙鬼神公盡毀

淫祠延名醫以治人人心旣正氣和物阜犬豕雞豚亦
宥陰虐郡與南雄爲鄰南貨輕微廣貨鎮重驢背所負
過此什九過彼什一利弗均漑樹黨羣爭命多素擲侯
申狀江右東廣二藩云二郡嶺路中分中站共役客貨
惟中途傳換始得共利其利當道是之郡民始食利無
窮以嶺路舊街陷沒狼石抗步迺於鹽商計石稅合鑿
石砌道銑磴度壑架梁步流泓爲坦途往來收惠惜毋
鄉菜果所產市鬻多躒崖而行侯臬夷其途騁不墜覆
鑿過路灘插流亂石舟航始獲安濟郡城北有溪源接
龍潭水歛濛溢往往衝決城脚且傷學宮地脈暨謝行

頭何公塘通濟街凡春漲可染者悉以鉅石築堤客流
遜堅橫浦其流控接湖襄勢甚猖獗力能舞石橋成毀
不旋踵矣樹兩堤下甃五墩穿橋橫波面切細石蓋以
華屋帡幪如家又立成法橋南沙洲間歲一平其積俾
流散緩庶永克濟凡有建立悉可爲久遠謀公急於拯
物庠子歲飢衆議申達而後給濟侯曰懸崖絲命緩則
同按遂開預備倉減價糶之然後移文全活甚衆月發
稅商餘金於大庾縣以助使客往來諸夷朝貢舟車夫
馬之費民始息肩南康郡之屬邑民剛頡而健訟侯力
去首惡數人道以禮義鵬蔓之風稍息郡凡有疑獄侯

擗問精研如羅彥祥郭公斐等皆白骨再肉搖以利害
毀譽未嘗一動其心大庾所隸山多險阻羣盜所穴乃
於郡治隙地規爲射圃躬率市民教以坐作進退之法
未幾閩流賊羅洪黃真等果聚衆跳梁侯授以方畧次
年夏卽授首時各郡以兵來會議賞平盜功雖武夫悍
卒亦知侯文章妙天下翰墨入神品與之金帛固辭得
片紙隻字皆滿意而歸歲以筆札佐郡費類此汲汲表
章先賢以勵後學昔濂溪周先生嘗爲郡司理程公珦
爲丞曾令二子明道伊川授業因新道源書院以祀周
程三先生闢江東神祠以祀東坡元城江萬里程太中

張無垢鐫蒙川六寓賢府中有臺巍然而未有名乃取
所毀淫祠材構之扁其楹曰吟風弄月蓋取明道先生
云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也改
作寶界寺右廊樓名之曰鐵漢蓋寺爲元城劉先生安
置南安軍時所寓樓名用東坡贊元城語也公餘親陟
嶺表覩九齡張相祠在嶺之雲封寺隘不容席人畜突
昵遂擇寺後隙地建祠以奉香火神靈安妥侯有德於
民甚深侯旣去衆肖侯之像建祠於梅嶺折梅亭之側
欲事侯如在郡也蓋梅嶺九齡始荒至侯康之故童謠
直以侯功上配九齡云夫侯爲郡數年弗納苞苴弗行

請託庫藏充牣驛傳鮮明孤老富饒吏卒淳厚盜賊失
其拳勇鬼神失其禍福學者得專其業工匠得精其技
藹然春和善良心醉肅然秋威壬人膽慄親脩郡乘繡
梓以傳立例精嚴筆力蒼古皆可爲後法凡奇林秀嶺
苟經題品光景一新宜其功德固結人心旣去而思之
無斁也且召伯布政南國久而人惜其甘棠况覩侯之
像不有瞻仰而肅恭者哉嗚呼吾儒自非角以至白首
所習者王佐之學利安黎元參贊化育之業其著書立
言以詔後世或世不用有所不得已耳迂儒曲學反以
葩藻爲競而以吾道寄之言語文字之間否則退托隱

以爲高不復知所學爲何事五穀不熟不如莠稗之有
秋至爲政事之材非儒者之所長不可悲乎矣雖以文
學名於世而其設施舉措班班在人耳目果可以偏長
目之耶卽侯政事觀之吾儒之有用豈不益可信哉昔
文中子居家不暫舍周禮曰如有用我執此而往予亦
云然馱品水景一滌宜其也然國誅人心猶去而思之
所以傲庵記禮記卷之六君子欲成四德莫先乎禮禮復則仁全仁全則渾融而
智周智周則理明而義決禮之復性猶鍛金之火斲材
之斧斤用之罔有不濟然成禮以敬傲字從人從敬言

人能傲而後能敬也先王知其然是以制禮以傲人自
童稚之時與長者言則掩口爲糞則袂拘先生之琴瑟
書冊則不敢越於灑掃應對之節已無不做矣及其長
也行則欲安詳言則欲毋躁遊立坐寢則欲毋倨跛箕
伏聽應視勞則欲毋側呬淫袒凡所提於外者無一之
不做而又閑邪存誠懲忿窒慾以傲於內如是則外固
無所入內固無所出外進內矣內進外矣至於歷世旣
久則又或有橫途爲之嚴師途境爲之益友凡版築之
間桑落之下皆爲定性熟仁之境傲之成人豈淺淺耶
江右大叅舒城秦公崇化德性方剛博學多才由進士

擢冬官員外郎出守大郡以至今職凡拯物之學知必能行行則民無不被其澤雖平生處皆順境然猶惴惴自律以儆名庵若公者非篤於進脩者歟雖然舜禹聖人也猶相戒以儆衛武公賢者也年九十猶作箴以自儆舜禹之儆恐不如天也武公之儆恐不如聖也然則公之致力於儆以爲成德復性之基所以自造遠大之域者是豈他人之所能知哉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予最辱愛於公因述先王以禮儆人之方雖公之所熟行者而亦爲公而瀆告焉蓋知公不棄後學或可取其言之所長以爲儆也

重造韶州英德縣清溪巡檢司公廨記

凡物之敝爲新之倚其氣機之糾纏乎是故廊廟之新以意監司之新以言郡邑之新以心力夫所謂意則有承之者矣所謂言則有行之者矣所謂心力則有應之者矣下此則意言心力無所不至而承行與應俱無所得乃能龠累忽積其功之成有不足紀者乎東廣韶之英德去縣治百餘里有清溪者自洪武初年卽開設巡檢司歲久公廨日敝梁棟巢鼠雀椽桷韻風雨夜坐仰見星月謝君名恩字廷澤八閩之邵武人胸次軒豁讀書習禮以成化十有八年六月蒞職顧瞻興嘆乃捐已

俸爲倡褻涉竝力是冬創囹圄神祠吏兵舍兩廊以間計對峙各九次年十月鐘鼓樓告成爲間者五扁以江山勝槩又明年乃造聽事廳前翼以泊水簷後殿以退思堂分間各三扁其廳曰鎮靜墀栽荔柏蒼鬱掩映輪奐光景聿新凡馬臺門鼓堦石俱與樓居相稱又以新爲舊伏乃貽書求予言以告後之人蓋所以望其新於無窮也嗚呼予就祿數年多見郡邑甦鈍之吏苟聽其言審其事若真難爲者一旦易以其人鼓舞而更張之其所難又甚易焉是豈民之罪哉夫琴瑟管籥拙拊呬者口噓於東而風漏於西手按於上而聲逸於下自以

爲器之難調也一入伶倫師曠之手抑揚高下無不中節足以過行雲而格神人矣是知善吏不必易民善樂不必易器也試以君官而論之勢綿而力薄公私俱乏蓄以待用前居是任者以措手之難累因循其舊三五之莫增君奮其獨力厥廢一新又何待易官而成耶使大小之吏各新其職有如此室尚何患天下之不治哉聞君有守有爲盜弭而民安庶幾能新其官者予又喜其有政以實其居也樂爲之書

其中新造能仁寺記

妹丈錢君世恬以名進士宰鼻平予授官西江迂道訪

之邑公署在大派山下出城而西有能仁寺予常遊覽其中枕山傍溪足爲寓目之地先是寺居城規地太狹舊山東趙侯以歲時祈祝不能所其拜揖遂以太清觀遺趾爲今寺經營之初蒿萊奉葺瓦礫布地邑僧會與縮衣節食募緣鳩工造正殿爲間者五方丈損正殿間之二僧房益正殿間之十門鐘鼓樓間各一繪塑金佛儼有生氣以罽切地以土繚垣經始於成化元年正月落成於十年十一月邑小民貧興會得一梁棟如覩如來得一椽桷如會菩薩得一瓦石如親諸聖僧佛堂獲成如証證果子常指其成而譽其能彼則疾首感額殆

猶觀畫而心苦讀詩而淚流者乎嗚呼彼之道一也甲
通乙傳分爲二岐鑑形滅息求佛於內者上也輪宮奩
宇飾佛於外者次之質其心悉無負於佛焉且天之生
人賢愚不一主造物者多以糠粃者學佛而以精鑿者
學吾聖人吾徒之勇進大過於彼可也近世以來功利
習熾逢掖之士徃徃負入耳出口之學蔑存心養性之
功旣失其內并亾其外求無負於聖人者幾何人哉孔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此之謂歟會與邑
之香花社人自幼棄家學佛常遊浙水昭慶寺受毘尼
大戒今爲本邑僧會能堅志罄力以成厥功予感其宣

力於佛與之記以激吾徒學聖人而不純者
心未定學未成亦不足以爲記
靜觀亭記

吉郡故忠義邦邇齊民習染多負氣少不平則求直求直則健訟兩相持各逮數十人卒至僭結釀纏莫可釋每憲節所蒞牒訴擾虓輿不得前人不得行竟歲源弗克澄鎮守巡撫巡按洎藩臬重臣咸曰不閑不府故忠義將如緹閑府得人其屏乎因交章奏之而以前朝所遣萃能之士專理吉訟廟議難其人浙之姚江道南黃公九成學行軼羣少以明經魁天下士授南都棘寺正廉明嚴方決訟如流天宮卿擬陞公按察僉憲以

名聞

上曰俞吉之壬囂夙攝公威德聞風先驛騷公至持大體明勸懲鋪德布政無情者不敢盡其辭數月民相戒不犯公法分司如僧舍父老咸曰有生未覩先是公履任治私居於本司東偏地狹景幽每於退公之暇燕息其中旁觀物理思所以簡訟之道悠然有得因扁所居之亭曰靜觀蓋取程子萬物靜觀皆自得意也嗚呼公真知經世之理者哉今夫溝澮之水一羽莫溺放之江河能爲黃龍青雀之舫之勅敵決三溟之波淺鋪之燕趙之郊雖蹴以石尤挾以馬童而一葉平渡覆舟豈水

之性哉顧所染何如耳是故世稱民之淳朴者曰無懷氏葛天氏使其民置吉江河中數年未必安瀾吉三溟焉值公平鋪之一波不驚果俗之不可變耶傳曰畫地為牢期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吉訟既間則千里之地物無不靜天安於覆地安於載山安於峙水安於流雲行則得蔭不赤日親筆楚雨施則肥黍稷不農時囚囹圄雞豚狗彘則以時薦賓客供老疾不為悍吏之所殘食物無不靜故無不自得且大同則無物無物則無我物既靜已付以靜觀物我既一茲亭安二靜與自得物我與亭固有不同如是則以恩生人以罪殺人生者殺

者無不自得而吾觀生觀殺無乎不靜嗚呼是可與俗吏言耶雖然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天下靜器擾則怵怵則棘棘則亂政繁法密擾莫大焉不咎政與法以其人而與天下以安靜執政者如是而觀之天下治歟不治歟人咸曰

帝力何有於我則自得也公政聲籍甚異日廟堂擢靜觀之道必大行而還天下以無事則予言為始驗云姑書此為茲亭記

獨坐軒記

予為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

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
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憇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
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
馭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
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
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柏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胸
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陰萬間之廣廈也
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
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

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
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矧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
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
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西山禱雨記

成化己亥夏西江不雨隰變赤壤禾黍與土同色鎮守
巡撫巡按洎藩臬重臣咸憂瘁痺極聽瑩所措禱莫荅
勞僉憲北平陳公粹之私糾曰惟天降酷於民惟刑憲
陂陀所致責將誰歸不有重禱自歸責莫釋按南昌郡
志云去城六十里許有山名厭原其巔有靄湫一名風

雨池唐張九齡刺是郡時禱之曾有奇應予必往請民
巔崖之命神龍有霧其上假天河餘潤沾足千里僉曰
是山峻嶒巖嶻上薄霄漢非插羽莫能舒陟公始至山
憇麓齋心遙祈旬餘瘳心滂沱應以霖霖土焦不迴謂
暴巫尪烹蠡蚌不經尋效董子土龍之制以類祈乎公
心愀然以蹉則雲弁然以翳公心湛然以深則雲油然
以敷公心宛然以遐想則雲蒼然以沸逝山之陽雷隱
隱作聲活水欲滴者再若有扞者公嘆曰神之弗格其
弗勞所事自扞乎遂屏從馬徒跣援蘿而上岩壑十絕
無引足地以志帥氣曳勉行數里山高一石俯及五斗

疲甚口作鋸木聲目昧宕冥神若離魄而遠遊者艸坐
踰時旋甦回宿圓果禪寺越三日適七月之望迫暮雷
轟電掣黑雨來自東郊將注爲狂風挾霽公嘆曰昔湯
有七年之旱今神弗應祈其天以湯待吾

君耶公舊有痰疾因憂與祈益熾自祈至已凡若干日
自病至愈又若干月公之勤旱其至矣哉昔宣王遇旱
而懼仍叔作雲漢詩美之孔子取焉魯僖公旱春秋每
月書其不雨表其有志於民今公以勤旱致疾又常形
之咏歌以聲憂司傳世權者不采其詩與錄其勤其爲
善學孔子者哉雖然峰巒萬仞寫公之心松竹萬籟和

公之詩是知厭原一山悉公紀憂實錄則予言又皆土
直

慈恩寺重造三門記

距泰和治一里有寺曰慈恩環山面江丕基於唐乾符
初元初寺窄名湮宋大中祥符間敕名今名殿宇規制
宏匡罪譎庶西有觀軒宋太史黃文節公守泰和時所
憇題之曰醒心寺益拓基四方然殿與三門實剏自乾
符三門先凋寺如完身先敝其首山水赴景違納頓色
神人遺吁寺之任持志敬節高等嘆曰是門歷年多待
伐已久土薪待陶瓦永漆待丹雘山林之材大者待梁

棟小者待榱桷亦非一日氣機之伏其蓋新乎乃謀之
耆宿某某協之同鉢弘道容載等先捐已資次聚眾資
鄉之好義者亦滴水添漲迺市材湖湘織庸取足於市
經始於成化丁酉八月二日次年七月十有八日畢工
予以菲才不試隱泰和下吏足以代耕寺之連東南有
文節公快閣日與童冠作適其中退則宿其醒心軒美
丸餘暇又與其徒譚無生之理為之驟然一笑不知歲
月之更也因見是門苟合苟完以至不遺三瓦節高等
進曰成敗相因一成永鑄惟文是門之成與先生值惟
先生光以一言不能後千古而常新乎嗚呼予常遊戲

思齋集 卷六
三藏其言雖浩漫無涯有曰人能識得一點心大地山河無寸土又曰山河與大地全露法王身實其要言然則佛氏之門開天闢地雖崑崙太華燕谿不周其能爲楔爲楹否耶是門誠不爲大然其法又謂芥子可以納須彌門之高大何啻億倍芥子其徒學佛者皆有志其大則建是門不可謂成其小也門云乎哉吾聖人之宮庭壇宇實與天無極而逢掖之士多奪於功名富貴之習得其門者或寡矣寧不有媿於彼哉獨立聖門以覺斯民吾亦有望於吾儒是爲記

客星亭記

嚴之七里灘舊有嚴子陵先生祠堂弘治丙辰夏五月巡按監察御史徽郡吳公瀚至嚴辦香進謁履其路羊腸崛曲不能舒武詢之父老云昔有客星亭在兩臺之下歲久遺趾莫存乃命分守叅議湖南吳公紀督郡守東安李侯德恢計度於祠堂之右集工市材新構一亭仍扁客星斬新脩治所登祠宇及陟兩臺之路平平蕩蕩并舊祠簷宇重加潤色煥然改觀已求少詹事程公克勤記其顛末矣李侯復求予申一言以垂永久按先生與光武幼同遊學而年差長及光武卽位當以之爲師臣不當屈爲諫議大夫故先生不屈抑亦先生素慕

許由支伯之爲人雖逢堯舜而不仕歟嗚呼光武雖以帝室之胄遭王莽之亂素手而復舊物其戰勝攻取駕馭豪傑無不遂其所欲一遇先生則勢力不能威爵祿不能貴而眇天下之心失矣能失眇天下之心而使其益尊榮於後世先生之於光武陰裨益之非淺淺也而况高風所播足以激漢末之名節與夫立貪起懦於百世之下先儒謂其大有功於名教又何待言說耶獨於動星象之說予不能無疑焉夫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行諸列宿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定占凡有所犯無不災凶

先生與光武共卧雖以足加於帝腹未必天象應之如是之速也而明日太史氏有客星犯帝座之奏蓋適然耳光武不暇論占徒取客星之名而以先生當之又考之後漢天文志復書客星居周地以爲光武崩之象於此不書似當時太史聞光武之言而諱其占故范蔚宗亦不能取之以立說也且客星犯帝座與晉劉聰時客星入紫微象同其太史康相言於聰曰客星入紫微非常之變聰後身滅國亂亾光武之時無其應者豈非光武御極政鮮闕失卽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災患歟歿後世常擬先生爲客星者蓋于其名而不于其實也

又以見先生之不屈於世主不惟能使光武重而亦能使客星美今去先生千有餘年帝座無定在而客星之名屬之先生者則不改既專其名又有其亭而茲亭之外亂石晶熒皆可謂之星精予懼後世之譚星者因其名而并亾其占也故書以爲告焉若夫先生所立之卓卓足爲逸民之首而見重於萬世者自有其實亦不繫客星之是否也儒者究理貴真不可隨聲應和故予云

裕軒記

君子以功名爲外物故不必於進亦不必於退有入於

心而貫謂之必必進則進入心而貫焉必退亦然明鏡之懸萬形畢照破鏡而貫秋毫則光翳矣君子懸心以燭事不破心而貫事心無所貫則完心完則氣和氣和則意適意適之謂大順意逾之謂大戾今夫長江發源於岷冢束於三峽衍於岨嶸爲險山之所賚送汙下之所引誘滔滔汨汨不舍晝夜以至於海欲息一刻不可得也滇南之滇池周圍四百里離海萬餘里山平而地牟迤能安瀾畢世雖離方自逸而朝宗無日憧憧巧宦乾沒不已者長江也匿名晦跡與地俱卷者滇池也爲長江進者謂之瀨援瀨援者不見身也爲滇池退者謂

之明瞽明瞽者不見人也水得其中惟吳之震澤矣乎
方廣彌望密邇巨海數州絡焉七十二峰蘸焉循其分
儲流有地出其溢汎海有日器有所藏澤有可沛者震
澤也爲震澤行藏者謂之浸筏浸筏者濟已以及人也
妹丈錢君世恒胸次灑落塊山杯湖之量傳播遐邇詩
文俱有造詣間出五言學昌黎者不啻若其口出由名
進士爲監察御史夙著風裁風霜臺柏之可畏摘令捷
爲化爲雨露庭花之可愛旣而丁內外艱者幾十年服
闋得守古之冀州廟堂贈之以詩有七考尚淹州之惜
念始擢爲山東僉憲奉

敕提督畿內屯田雖大用在後世恒則曰吾聞仕隱一
門窮達同域吾昔於爲縣令爲州守稍遷爲御史爲今
職又卽起家之爲儒生向後或蒙過用而吾如故則吾
進退之間又焉徃而不綽綽哉因扁其軒曰裕以見進
退之不貫於心也嗚呼若世恒者不勞如江之必進不
佚如滇池之必退方自處震澤勞佚之間其仕其隱非
勞非佚曰窮曰達展拓有餘此其所以爲真裕也雖然
天之生人氣其形而理其性吾完其性若璞玉之不雕
也養其氣若鎔金之必充以範也如是則歿生禍福之
交於前蟬視殼而蛇覲蛻也世恒益勉於是焉吾知進

思古集 卷六
之於達夙生同去就之域并裕窅然失之矣豈特裕於
進退之間而已耶

攸縣新建浮橋記

長沙攸為劇邑古徼江侯昌為令清脊有為凡學宮按
察分司之屬法法其營不見激漩弘治甲寅春四川之
成都任君來貳邑政因迎謁官長出城南渡小江回值
大雨濟無僂楫衣履泥蟠詢之父老云相傳古有浮橋
勝國至正間毀於兵前令若杜若方欲造不果君曰是
橋要不可煩吾令遂與邑衆謀之義官劉玉璽等咸曰
義舉不可後諾助者一口既而君奉當道檄攝守茶陵

其議久閣今年五月還攸衆以前役為請遂卜於六月
九日起工至九月三日橋成連絡五十艘而版其面濶
半丈許橫鎖以鐵纜七百五十尺對峙四石柱以維其
纜纜之上固以鐵錨者七南北各立一坊扁曰廣濟其
南為官房者三楹以僂送迎北蓋一樓為間者三上塑
水神下直為通衢南岸砌以石梯梯之南旁十餘丈皆
包以石足避泥淖夫是江發源於邑之東江鄉會茶陵
江以至於湘江濶六十餘丈向南地形稍高因舊石磧
為石橋四洞以接橋尾秋冬水涸則置如芻狗春漲拍
岸則用為帛粟皆足為久遠圖予未調柳判是郡時常

過茶攸間恒見茲江水發小舟橫渡欲濟者衆攀舟之
指轟如鼓笳或俟渡值雨沾濕狼籍行旅役人酸苦萬
狀今憐憫有所雨化乾點江生木岸波化平地晝夜往
來不知有水矣知有水則舟楫之功易見不知水則橋
梁之德難磨是不猶能更有赫赫之名循吏有悠悠之
思其功德之大小相去幾何哉邑人德公茲橋之濟故
橋遂以任公名予以公事道經是邑嘉君用心之勤喜
邑父老好義之篤共成茲橋以濟遠近因記其事勒之
於石用昭其名於不朽且以勉後之爲政者脩舉橋之
廢墜不可緩云任君名允卿字某發身科第以北京光

祿寺署正謫爲茲職其子某已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
能安於小官有守有爲畱心愛物是豈易得耶若浮
之成特其善政之一事云求予記者庠生陳伯魁何則
儼助橋義民若干人姓名俱列之碑陰

遂安縣重脩儒學記

湖廣之巴陵廷瑞鄧先生分教遂安時學缺教諭攝主
學政日坐明倫堂與諸士子論說經史疑義規矩甚嚴
有安定之遺風顧瞻文廟兩廡戟門俱將頽突興嗟者
再先是邑令常熟張君學創造成材育賢二牌坊於學
宮之前殊覺壯觀邑窘於用張君營縮心力非言可摹

至是先生曰是費更不可煩吾命乃具文申於奉
救提學憲副四川吳公伯通吳公乃檄郡守東安李侯
德恢料理李遂關於通府廬州董君瑛詣學同張計度
工價而先生則專董其役經始於弘治九年二月終於
本年八月簷楹梁柱朽腐既易丹漆一新文廟峩峩兩
廡翼翼戟門將將時奉丁祭籩豆在列鐘鼓既陳濟濟
多士執爵捧帛氣象益拓予之廣道經是邑先生率諸
生求予言以垂永久跋辭弗獲乃告之曰夫子之道無
他始於脩身終於治人極而至於經綸天地參贊化育
而已特其生於周末丁氣數之變雖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而不能行其道展其法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
脩春秋以詔後世欲使萬世之下恒被帝王之澤而後
盡其心謂夫子爲悵道不行而欲托之著述以傳名於
不朽是豈夫子之心哉是故天地不能言夫子代之言
前聖未盡言夫子足其言其言雖多已實無言嗚呼終
日讀夫子之書而知夫子之無言者今古幾人哉諸生
誦法夫子必思格致誠正以脩乎身然後推之家國天
下以治乎人用舍行藏一準乎道夫如是則今日茲邑
之學逢掖遊歌其間庶幾邈前近周末縮地鄰洙泗而
亦不自知此身之化爲速肖之徒也苟藉夫子之言以

媒利祿而無躬行之實是謂市夫子之道其學雖新其人則舊吾知衣冠襜如步履肅如雖日趨夫子之門墻皆謂不得其門而入若然茲學果實脩否耶勉之勉之新其人以實其學

日南桂陽州新建儒學記

桂陽未為州為監為府時其學俱在城東宋紹興間嘗一徙於城南不二十餘年燬於郴寇旋復故地興廢雖屢地則弗更弘治六年夏僉憲仙居王公純督學政謁廟之餘睹學規制迫狹徘徊者再時弋陽姜君綰由御史謫為州判官謀相地徙學仍於城南寓目焉初州為

府時所屬有平陽縣茲地乃舊學遺趾後州同知楊君懷震遂卽其地建號房并射圃預備倉於其上姜君既營度其地僉憲毘陵吳公淑適按茲道又區畫白金數斤售西規軍民宅以完邊幅先是姜申文當道庸庫白金三十餘鎰散里胥市良材是年十二月十有九日始立明倫堂四柱令司訓望江方君恪董其役堂未成姜擢寧國同知去位次年三月十有一日天台張侯景元蒞任利興害除卽畱意學校既輪奐斯堂廼建正殿次作兩廡門以櫺星圍以瓦垣肄業有齋習射有圃衙校官有居房生徒有室庖厨庫舍無不堅好經始於八年

正月一日九年終落成學既成華厦之下博士倚席而講諸士子執卷鳧鷖行以聽優游涵泳數月之間不覺顏面若易胸次若拓者文教之勃興有如是哉予因之柳於州假道適分巡湖南道僉事西廣傅公金使節至州侯同學正重慶王君華訓導吉水毛君榮等率諸生進曰惟是學興建在宋時有胡致堂張南軒二先生爲之記辭義懇切足爲萬世後學矜式今學之成桑先生適至非偶然者欲求一言以垂永久敢請命傅公又屢過寓所申前請者再嗚呼是可已於言耶竊惟古之爲士也實今之爲士也虛士果有古今之異哉三代之時

養士於學校有導敕之法皆欲練其所稟以澄其本源是故藁以大方開其狷規以多儀絢其放卑則頡之翼有決起高則檻之腕其翱翔其寬也則張之其急也則弛之凡若此者皆約之於義理之途以成中和之德而又令其游心於藝窮古今之變達天人之蘊凡有益於經世者無不杼思抵極而游刃恢恢矣本末交脩人無不實由是用之於

朝廷於天下斯獲真儒之效驗世得數人卽能充塞宇宙萬世仰慕必曰某代多賢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後世以空言取士蕪本弗治樹的甚邇士生其間

惟四子一經是鑄是蠹甚至章句初通而掄魁已得併古之所謂末者亦不能糠粃其一二炊煙續霧揚絮繼雪壘土以象太行王屋拙於見大者以爲似耳非有蓋世豪傑亦不能自拔流俗以成德業於悠久者如前所云若人盈代不謂之烏有乎詩曰巷無居人此之謂歟夫人之寒也一裘御之則燠飢也一食茹之則飽天下之大數人之進而不知重數人之退而不知輕焉能爲進焉能爲退果能關繫

國體否耶雖然諸士子皆誦法聖賢聖賢不存而其爲人成法具載方冊吾能以遠大自期於日用之間必思巾上有天履下有地靜必希山岳動必師江河視必參天宿言必和天籟洞其中肩使涵太極用世接物準以西銘以是存心吾知周旋殿廡之間睹吾夫子端坐於上羣賢列坐於下則所以神趨函丈夢接几席與夫尊聞行知者自不容已而凡所讀之書又豈特紙上之陳言而已哉夫如是則能以一人兼兆人一人見用則兆人安以一身蓋一世一身不朽則一世榮以一時包萬古一時有爲則萬古準則得士若斯庶幾

朝廷養士之意與夫賢州守作興之心爲不負也若曰茲州氣數之變科目乏人自今伊始歌鹿鳴宴瓊林者

後先相望衰必有興自然之理易勉而及也可不多贅
茶陵州鄉賢祠記

人以人名其出羣者隨其所在而名爲巷之人則曰叔
于田巷無居人人止一二失之則國空虛得之則天下
充實故曰不可謂秦無人又曰朝廷有人或甲有人乙
用之則舉其國名故曰楚有材晉實用之是故某地有
賢不可以人名之乃名其所自出此鄉賢之名所以立
也夫士君子之生其賢有大小擬之以邑以郡以國以
天下隨其所能包而歸之名賢於其郡邑則總以鄉名
故止稱有國士有天下士茶陵長沙郡之屬邑宋有譚

世勣爲校書郎時蔡京專政媚事者秩多驟遷世勣泊
如也宦者梁師成寵幸有與世勣鄰者致意勣勣謝絕
之六年乃授司門員外郎靖康元年爲禮部侍郎金幹
離不入寇犯京師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請先出
屯自當一面世勣謂宜遣元以所統分直國門使聲勢
相屬則虜不敢逼僕射孫傅深然其計而不能用京師
尋陷二年張邦昌僭位世勣自虜營歸邦昌命權學士
印世勣堅卧不起邦昌知不可奪乃止紹興初追贈延
康殿學士封端潔公元有李祈字一初涉獵五經元統
壬申發解漢人殿元任翰林應奉同知制誥兼脩國史

轉遷兩湖儒學提舉與時背馳隱永新山中
國初欲起之堅卧不就以疾終

國朝有劉如孫字三吾至正丁亥乙榜授靖州路永平
縣儒學教諭洪武十五年特授春坊左贊善歷官學士
同知

制誥參定

國朝儀禮命作大誥三篇後序

宸翰褒獎

御筆寶藏至今祈與如孫俱有詩文行世是三人者在
當時皆可謂之國士庶幾天下士在千古止可謂郡邑

之士故總謂之鄉賢東湖俞君蓋臣字廷臣由進士為
御史左遷是邑令乃作鄉賢祠以祀之俞後邑改為州
吉之安成劉君時讓發身科甲擢憲職與俞同數以言
事忤內貴謫為岳之澧州節判當道借寇攝州章顧瞻
是祠碑尚未刻以為欠事乃求予言用垂永久嗚呼自
靖康以至於今五百有餘歲茶陵之人羣羣而生逐逐
而死者何可數計可指而名者曰三人然則千古為士
於郡邑以鄉賢名亦豈易得耶邵子曰有一人之人以
至什百千萬億兆人之人予謂亦有一時之人以至百
千萬億年人之人是皆不可以形論也就以茶陵三人

而論之其骨已朽民到於今思慕之景仰之時以之爲四仙流以之爲八水恒若接於心目者若然其人果真亾而與鳥獸艸木同漸滅者倫哉州之大夫士覩是祠之立宜惕然於心曰不俎豆其間非夫凡所脩爲建立俱不爲一身一時之計則州之人爲益增矣俞劉二君所以望於州人者有不在是者歟使天下郡邑各增其人以治天下之事尚何天下之不治耶雖然虞周之時賢才之彙用爲具臣汎職者皆非後世之人所易及然可指而名者曰五人曰十大賢亦叅其間然則真賢之生從古爲難天地氣化愈薄後世生賢愈寡間有一

二生之於世所關繫於天下國家甚重世之人尊用而安全之當何如也或高下懸絕而不之知或知之而不能用甚至沮抑之摧折之使不能宣天地之所欲言成天地之所欲爲傷其一身而瘡兼天下害其一時而痛遠一世其人能自立於不朽者終不可以磨滅吾又悲三代以後能人於千古者多不能人之於一時也世不貴天之所珍則天亦厭生賢以實世天人相感之際任世道責者吁可畏也亦可憂也自人其身不計於人吾黨之士尚期勗諸

思齋集 卷六
予至衡山卽以家口浮湘而上自以肩輿山行登回雁峰上下熊羆嶺以發千古之奇旣至祁陽邑之諸士子來訪告予曰浯溪山霧候先生久矣不可不一往久陰忽天開日晴予易古衣冠與諸士子步至溪澗以舟亂流而渡溪有巨石插淵高六十餘丈嶮崿可愛次山定居之心南崖壁立中通大道崖嵌鏡石濶二尺許長減四之一以水漬之瑩如墨玉近景畢照磨崖碑勒於崖之西北字畫完好歐陽永叔與王惲云碑打殘缺其完好者永之再勒今則不知其幾勒矣顏元之名則不刊也崖北勒宋中興頌趙不息撰趙公碩書名不甚傳石

勒古今名人詩錄可成數帙不能悉記予匆匆遊覽畢衆翼子上崕臺凌絕頂觀窅尊尊可容酒數斗亦人爲鑿成循山而東爲顏元書院西建浯亭浯溪環遶其下僧寺面溪地頗開曠或云卽次山故宅予遊覽旣倦坐僧寺中堂諸士子設榖核酒數行予揖諸士子而告之曰浯溪素無名以次山名之而顯且自古名賢所過之地則專其地之名如賈長沙柳柳州之類離亂不能爭劫數莫能壞一代生賢不能數人而多弗究其用名山大川必有主宰之者夫乃陰抗之使其流落奔走因藉其言以傳名於後世是山川之神默竊世用賢之柄而

不自知也推而至於以萬世爲土者謂非天欲用之以
代言設教於無極者乎有爲之朝神不霧有道之世天
在下是以賢無不用而世底雍熙也時無與乎已學不
由乎人諸士子其勉之哉脩德以建功明道以立言使
浯溪爲濂洛以引洙泗之流亦吾儒分內事也其可不
加之意耶同遊者鄉進士曾鼐叔和庠友鄧溥文瀚李
紀大倫楊時熙永和劉廷珊朝貴程翰廷翰王溥汝霖
蔣擘啟暘李昕景曙文鳳天瑞盧益齡天厚譚翔汝鳳
蔣昇首陽理宜牽聯書其名字以詔無窮亦以使後之
人可指其名稽其所成以寓景仰庶茲遊爲不負也蓋

相與勉之弘治六年十月八日

仙岩記

離玉融城而南三四里有洞洞前有小江竝造三石橋
俗云人神鬼行之可笑洞門高三十餘丈猿猴不能上
昔道士杜應舛置鐵環岩頂爇燈光照三十里今環尚
存進洞高明軒豁石崖蒼然與雲氣相接從旁穿窈窕
而入有小洞曰應化頗淺狹外爲壇三層置三清諸真
像稍曲折而進有結乳長二丈餘遠望儼如老子宴坐
其間鬚眉皓然凝然不動有新浴非人意諸石獻奇旌
幢擁列獅子居前烏猿居左青牛卧於溪旁直前丹竈

半破履跡如新水從安霧潭界岩而下漱石作潺潺聲
似誦五千言者相傳老子曾投丹其中飲者恒得高年
故云壽溪用火炬直入寬廣如堂殿復從一石與穿出
縫隙下視洞見溪流曰水月洞天履小石隄過溪而南
崖邊有白石佇立如鶴又有一四平小石門嵌石壁中
名兵書峽門已缺一角少西攀嶮崿而上穴通天恒
置竹梯其中上爲羊角寨羣夷不靖居民則從梯而下
避兵岩中其芝田丹井連絡布列循溪西行復從南斜
入沙磧積乳成屋戶牖玲瓏化工結構奇巧入神又下
溪許而望岩之盡處明露一竅乃以小舟從竅而出俱

巨石蔽虧其前涉流而北面西復得一洞垂乳如纓細
流一灣從洞前過至此如入老君之室卽李惟德所謂
千萬年人跡罕至者初洞以老君名又名霧岩宋祥符
中改今名張孝祥曾評是岩爲天下第一仁宗賜御書
百軸石像後建閣寶藏屢經兵火琅函與閣俱付烏有
數百年故物惟洞門左三角卷石上嘉定間守融州鮑
粹然建亭其上如魯霧光之獨存屢猗斜復正疑有神
護舊插木版於岩爲橋以渡今版將腐人無敢過名亭
從岩名長沙易紱爲之賦碑藏岩中如新刻洞凡數處
惟應化有扁其他或名天葩或名乳花或名和光或名

寒煙或名玉葩或名寶構或名碧堂或名清與奇石異
狀除前確然定名外其他或名仙梯或名仙衣或名玲
瓏或名金星或名蛇倉或名蓮花或名北山轉斗或名
呂仙隱形或名鍾離觀泉或名尹喜現相各洞分支如
仙室仙徑飛星壇釣臺棋臺雲臺放生池羅漢壁又不
可悉數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之
謂歟岩中碑刻甚多非數日不能盡觀畧可記者元祐
黨籍碑韓魏公像及魏公所書老杜義鶻行端楷森嚴
可敬可愛蘇黃字則散漫其中岩前後俱村有警恃此
洞爲長城不知沒後一洞以舟而入者尤爲險固水涸

時亦可活數十命垂白之老莫知其處

桂山艸堂記

桂山桂林王山舊屬武弁葛氏孫宗印爲都閩有威名
其後莫守靖庵殿下益價售之宅連山以百畝計弘治
五年八月蓋艸亭三間扁曰可山六年五月創艸堂三
間扁今名九月蒙

靖江王殿下賜亭一座枕於半山扁曰睿恩七年五月
於艸堂之西覆蓋屋數楹扁曰翠微山館十二月遂攜
家以居艸堂之中四壁圖書一塵不入後枕桂山松桂
呈陰峰巒獻秀天開圖畫荆關畫米無所事巧靖庵日

焚香瀹茗賦詩其中人境俱清履其地者縉紳忘其貴
韋布忘其賤抗塵走俗者若陰有所執而不能至于每
至艸堂顧盼茲山疑卽化爲蓬壺石與靖庵酬酢於
紙窗竹几之間不啻挾安期侶羨門而下上清都者霽
均遠遊之懷可止潘安仁乾沒之念可消柳子厚遷謫
之襟抱亦可乎遣之矣艸堂之清人有如是哉雖然古
之高堂廣厦如齊雲落星之類何限成敗於氣機榷楠
固於樗梠陶瓦堅於艸茅曾不能以一瞬惟諸葛孔明
之艸廬杜少陵之艸堂武攸緒之茅椒或蓋以忠義或
架以文章節操千古常新凡物之壽不屬之人耶靖庵

以

天潢分派賦性穎悟日思遊心千古超出富貴之外今
離市廛而依山林舍潭府而居艸堂其胸次非大有所
見不能也堂之不朽又何待言說哉雖然靖庵以有用
之才限於本

朝法制終老此堂桂山之英艸堂之霽幸免勒移之勞
有如淮南小山歌桂樹以招隱亦可笑其爲贅言也

南安府新脩嶺路記

庚嶺兩廣往來襟喉諸夷朝貢亦焉取道商賈如雲貨
物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南安人肩驢背輦載絡繹

米鹽器用多貨之生開闢以來嶺之元苞嶮崿刺天有
唐開元四年丞相張公九齡鑿石開道往來粗便自嶺
下至府治二十五里舊有罇石細街歲久碎沒尺點丈
綴散如列星路之真形丘隴陰奪積雨連旬洿者成瀆
徃徃人驢盤互摩軋觸貨隨覆敗積怒成爭積爭成
訟卒至求珉廢玉主客俱困前爲守者明解其故力綿
才弱付之嘆息而已華亭張侯起家名進士爲兵部員
外擢守茲土因私計曰吾有大勞民有大逸矧勞有時
貽逸無涯相準之間利害孰多吾可憚而不爲耶因親
陟嶺表顧扞路巨石常逃九齡斧鑿者悉用計劃平取

其犖确以補道陷如昔負固今皆獻忠又切以石磴以
級而升開元遺險脫於迴旋人可掉臂醉行負任者昏
夜可以往來矣顧瞻九齡不有光哉嶺路之脩其費不
貲因會鹽商之直每千稅一滴水添漲彼此沍然役
旣興適值歲歉福建江西列郡飢民趨役者日計萬指
荒政暗脩全活甚衆工興於成化十五年八月次年七
月路成濶十餘尺長若干丈悉用碎石塊平切其中而
青石長条固其邊幅泥淖若逐滴雨如鐵遇水架梁亦
無病涉大道平平縱橫聲宜怒消不犯爭易遜讓訟易
謳歌百利攸興民用以足治道潛益巧曆莫殫周禮以

思文集 卷六
通道濟川為為政首務豈無自哉是役也

欽差鎮守司設太監劉公

欽差巡視刑部侍郎金公 憲僉姑蘇陳公粹之辰州

李公由道皆有區畫以相其成理宜牽連書其名字庸

詔無窮戾名弼字汝弼心胸平和光霽可掬辭翰傳播

夷夏聞名及試千里之地脩政立教百費具興其脩嶺

路之功識者以為可配九齡廟食茲土云

素庵記

西昌有佳公子曰楊君宗華少師楊文貞公之曾孫今
太僕寺丞之主器恂恂禮度二妙驚人築一軒為藏脩

之所不華以儉不侈以質扁之曰素求予記之予與之

往還幾三年未有復也一日忽悟曰善哉楊君名庵之

意君名文字宗華而歸宿於素其欲反文於不文者乎

宜為之記記曰素之云僉白之云也而予謂色無所飾

之謂素天地之正色曰青黃赤白黑是五色皆可相還

為素是故以五色論之其五行則木火土金水也其五

音則角徵宮商羽也其五性則仁禮信義智也其數則

三八二七五十四九一六也其時則春夏與寄旺并秋

冬也是故凡存乎木德奏之以角行之以仁紀之以三

八而藏之以春則稱乎青者也凡存乎火德奏之以徵

思玄集 卷六
三十四
行之以禮紀之以二七而藏之以夏則稱乎赤者也凡存乎土德奏之以宮行之以信數之以五十而藏之以寄旺之時則稱乎黃凡存乎金德奏之以商行之以義紀之以四九而藏之以秋則稱乎白凡存乎水德奏之以羽行之以智數之以一六而藏之以冬則稱乎黑夫是五色流通於五行宣播於五音根柢於五性貫穿乎數而運行乎時其體無所見而用有不窮所可見者特土苴耳可不謂之素哉易曰白其賁賁而可白此之謂也矧色色又能循環相生子母仇讎相繼代至於赤自可名青於白自可名黑總名曰素可耶不可耶君性資

穎悟試驗之身心日用之間五色之素無乎不在若五行不雜之以補轉五音不淫之以鄭衛五性不間之以私欲數不混之以畸零時不分之以閏位則於文無不晦而文之至於華無不斂而華之極矣果紅紫藍碧云乎哉闇然一素五色爛揭是謂至文載道之筏毋迷厥津太古同猗

奎星閣記

西江之貴溪江公伯溫心胸開豁負經世大材由名進士擢冬官員外郎出守南雄思以文翁之化化成其郡首建郡庠移邑庠以相縫轉郡庠堂廟既極切雲敞燭

思文集 卷六
必得一高閣殿後方能拈標全郡之秀以壯二庠之觀
僉以得巨材爲艱侯夢寐巡歷窮山庵漢柱霄翬旄豫
車萬牛莫迴者委巷積途精神所透與神合機瑞應攸
臻匪生自躍郡之耆民忽因別駕黃公汝礪來告曰湏
江之濱相傳有鐵力巨木沉淤其中歲久蟄於客土成
化初年太守劉公欲採以補太平橋梁不啻射地啟藏
竟無所得侯嘆曰宜其不出也凡物之非常者皆若蘊
霧以帡幪之資爲踐履之具可乎茲得托身於文廟之
後出其時也是夕大雨應言如注明日洪水湧漚瀉若
挾鋪刮底剖圍濁浪渾濤水消沙走一木如龍隱露頭

角四境歡忙爭釁壅啟塞萬力搏輸若舉虛空侯乃親
詣其所麾衆使退翌日遣經歷鄒君玠具牲醴告於江
之旁廟曰青鏡且約曰神出是木閣成當爲文以紀始
末告畢衆尚未集侯卽使輓戛岌業重質輕若蛻骨如
風無趾如雲無翼自飛自行執役弱夫若化爲募旣得
其一相繼而得者十餘株閣因以成高五丈有奇濶若
千經始於戊戌之春三月落成於秋八月八窗洞開城
獻百雉市獻萬廛野獻千里巾山前參天馬後擁侯率
師生置酒登焉嘆曰堯哉是閣眞星辰可手摘者宜扁
曰奎星冀興文教也侯善書卽灑翰親書其扁閣名已

思文集 卷六
傳四方文尚未勒郡以爲欠事郡博貢君瑞司訓方君
洪合書來曰先生常遊庾嶺侯同先生登閣送目熟矣
其可無言乎按奎二十八宿之一爲天武庫一名天豕
主兵明則天下清明至宋五星聚奎識者以爲周程張
朱之道德歐蘇曾王之文章於是乎兆遂以之職文而
與壁竝事矣人心擬議天必從之理之必然也迹侯名
閣之意其不欲郡賢之生上應列宿於宋有光者乎夫
星虹下流而生朱宣樞星入夢而生帝舜傳說之化爲
賢相長庚之化爲謫仙東坡所謂古今所傳不可誣也
且誠心所至杳霽有苔翳昧有蠶侯心之誠糠粃思木

精鑿思人霧木之不至兆霽賢之出耶根柢道德而枝
葉文章其出其處繫世重輕爲後作程乃侯所思之人
也登斯閣者其可不體侯之所以用心也哉古之聖賢
如是吾如是不如是不足以爲人是之謂能思已他日
降婁之次有光燁然斯爲有人副閣之名予將拭目以
俟

無此曠清軒記

仙家者流謂長生以吐納煙霞爲事生未必長吐納之
理容或有之人之有身不能無心有心不能無情有情
不能無志志緣物迷情由志動心由情變富貴利達一

役吾志則繫吾情一繫吾情則蝕吾心心既為蝕吐竅
塞孔孰非外物物化乎志志化乎情情化乎心其志卽
物其情卽志其心卽情尚何汚下之足云哉善立志者
無他外乎物而已矣外乎物則志高志高則情澹情澹
則心虛以高養澹以澹養虛虛養則滓漉清純其不有
近於道耶括蒼樊君時登以文行鳴於世舉進士之京
不第遊胄監卒業構小軒於雲塘山中日玩丘壑翛然
有外物之志心始無山畏山之大大心中有山眇山之小
心終忘山與山俱無胸吞全山襟懷所盪肺腑所滌莫
非霧氣因扁之曰嚙清求記於予嗚呼公之所好惟山

雖未能全遺乎物然情牽心醉吐納竅孔者漉之異有
富貴利達之滓否耶且乾坤二門清與濁而已矣其清
者若與君子謀其濁者若與小人謀時登味世如蠟而
獨山之飫焉謂非有得其清而然歟予少濩落不羈亦
欲劉梁甫之煙霞結一廬於泰山之巔上仰九天而長
吟下視四海而一笑總嚙堪輿之清氣以雄吾文羈於
塵網弗克遂志爰契吾情秣馬先行非吾時登也哉雖
然大海之盡觀吾勺水大地之盡觀吾寸土太虛之盡
觀吾方寸夫如是則嚙物非濁嚙山非清益益焉融融
焉薰薰焉物焉忘我我焉忘物是謂莫不適之鄉鄉其

道乎道其鄉乎是鄉他日吾與時登同遊焉所得其止
嚙山之清而已耶

煇石山房記

虛與實對物實而名虛實可暫虛斯久故以名寓物者
有限以物寓名者無窮君子所寓名必隨之物因之而
恒新者實栖於虛故也吾邑仲雍過化之區子游所產
之地素為文獻之邦特地大而民穎賦重而頌繁號稱
難治浙之慈谿楊侯由名進士出宰崑山高平俱著治
績當道為吾邑借寇以掃風秕侯至盤錯互前游刃恢
恢仍有隙陰尋幽覽勝澄心於靜以為制動之本邑有

致道觀在虞山東麓景勝一方弘治戊午春二月暇日
侯同吾叔父廷瓚遊焉入觀撫梁朝檜歷東雲堂遡丹
井而上觀脩竹千竿喬松萬株俯視全邑萬室鱗次尚
湖繞前綠波貼目侯謂叔父曰此地宜建一室為茶話
之地迺因高為臺毀淫祠材為屋三楹西建厨房其物
料之益工匠之費侯實捐俸資叔父同道士曹道榮則
區畫課護其成侯因置酒落之觀房之前後巨石林立
李德裕平泉莊之所蓄柳宗元萬石亭之所記悉萃於
前以仙家有煇石之說遂名之曰煇石山房叔父命予
記其事嗚呼物之堅剛莫逾於石不其可煇之哉且茲

思玄集 卷六 三九
室未建未有山房之名未為山房之石安有煑石之名
是謂名寓於物虛寓於實實物之成劫數必壞侯高才
博學清心寡慾仁鋪百里小大得所誠西漢班孟堅循
史六傳中人物後人敬甘棠如敬召伯見魯門如見高
子遺愛所在孰不保護而况勝跡既畱嗣葺相繩以名
召物以虛召實循環無窮吾知山石可爛侯名不朽則
茲山房之中石不真煑之耶侯名子器字名父

脩造婁江橋梁記

練川之婁江有故家子韓鈇年至六旬顧後無嗣因慨
然曰吾蓄頗富聚之則利散之則義可不為濟人計耶

顧婁江至邑橋梁傾圯民或病涉遂捐已貲自韓涇至
於孫涇為橋者九俱以石易木又造北門城隍橋及婁
塘街若干丈夫橋之成道路之脩使出於官所損不知
幾家所刑不知幾人而鈇獨力成之可謂前無損而後
有益者矣大藏經有曰積財不施者自己無分五家子
有分今鈇以五家之物為萬家之利所得不既多乎鈇
素以乏嗣為憂橋之就即產一佳兒他日見其成立而
閱斯橋或期駟馬之過或咏青龍之見必有待也
愚竊雪泥堂記 脩造婁江橋梁記 天下而一 亦以千世來不
天下之物囿於氣機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有興必

思文集 卷六
有廢生者死之始者終之興者廢之飛蛸流峙以至聖
愚賢不肖莫能踰焉堯假天下而一治以子丹朱不可
假也傳之舜舜假天下而一治以子商均不可假也傳
之禹堯舜而後享祚最久者莫如商周周曆八百後世
莫踰以一元十二萬八百年而觀之曾幾何時哉古之
哲人以身爲寄以世爲夢良有以也毘陵翟君舜民少
以文學名於時中年纔領鄉薦舉進士累下第未嘗分
志舉子業囂囂然有玩世之志嘗作一堂取瓦於陶取
木於山意匠經營無所不至堂旣成嘆曰吾之暫遇於
斯其猶東坡詩所謂春鴻踏雪泥者乎遂以雪泥名其

堂嗚呼舜民其知道哉舜民居市廛之間市廛之地樓
居鱗次方其未構可望其有及其旣構歷百餘年墜者
必拆固者必毀可占其無又况夏易數十寒暑先無此
身堂之暫寄茲土身之暫寄茲堂又何莫而非雪泥哉
且坡之前與坡之後孰非雪泥也惟坡能悟其理惟君
能契其妙君其坡之後身也耶雖然有物無名充塞太
虛萬物生而不迎萬物化而不隨是曰太極天雪地泥
聖人與我同具焉吾能靜而敬法陰之斂動而敬法陽
之施本體不虧聖人同歸尚可視爲虛寂而不加之意
哉同吾無盡非水非月請問坡翁是爲何物

鎮洋山記

孔子曰譬如爲山又曰爲山九仞傳曰丘陵學山然則山猶可爲可學者歟太倉前橫婁江東接巨海胡元至元十九年宣慰朱清張瑄於此通海漕兼市易海番遂成華市延祐元年以崑山州治徙之於此後因海盜陸梁州復移崑山我朝吳元年立太倉衛洪武十二年分立鎮海竝治一城荷戈與操耒者游居歲久亾頓弗倫怯膏餒強弘治十年巡撫右都御史朱公瑄奏聞欲割崑山常熟嘉定三邑地之切近太倉者立爲州以扶抑之上曰俞廟議僉曰驚悍欲斂斫地欲繩纏紐

欲劃蠶裕展拓克勝厥任者毋慮屈一人以伸全州人咸以湖廣之棗陽李侯端素以學行名於時登黃甲官六察平生直道而行有忤權貴久淹下寮非斯人弗克料理是州其驥足又滯一方混同衆寡算利害不足爲侯惜迺推侯爲州守侯至任經營百方整齊州治凡門堂倉庫學校壇宇之屬煥然一新又念州中山寡密邇巨浸惟土足以勝水効東坡治徐造黃樓意遂於州後隙地因陵爲高命典術瞿坤董功採土築爲三峰下連坡坂點以奇石山成侯名之曰鎮洋蓋欲茲山運神畜靈利如五兵之在庫險如長城之臨鄙威如宿將之坐

幃幄而凡浮泡微沫足以矚途抗屨與夫鯨波陸飛蕩
析民居之禍永永其無有也侯心其厚矣哉方為山之
初侯與予相其向址告予曰予欲於某處為山之上
下植以錦卉并後凋難老之木絡以亭館公暇與州士
夫觴咏其間論道古今斟酌民瘼不亦可乎予應之曰
侯廊廟之具浮沉州縣多歷年所公道不泯近司銓衡
者舉侯為四川監司官名聞於上不久將為圖南之
舉正王元之所謂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者侯能一日樂
於茲山歟侯笑而不荅雖然已之與人相為盛衰艸盛
則衰穀已盛則衰人故為已千歲計者則不為人一日

計計人於千歲者則不計已於一日理之必然者也侯
自為吏持廉秉公信於老稚已不待言及治茲州興衰
舉廢立綱陳紀恒如不及至於重繁纓纓惜餼手辦一身
以當是非毀譽之衝凡百建立懇懇然若為其曾玄計
者正與為此山同果望身享其樂耶使凡為吏者皆能
克其為已之心克之又克馴至於無已已無已斯人皆
已如是則利與天下同樂害與天下同憂堯舜君民之
道有外是哉若侯者亦可謂不負於吏者矣予舊常熟
人新徙名數於州知侯心事最詳因州判官浙江之蘭
谿龔侯詔求予言勒石以垂永久遂為紀其事如此嗚

思玄集 卷六
呼開州鼻祖侯功不刊州人後世亦爲美譚曰猶望高
子可望是山

開邃岩記

弘治甲寅正月予築城於玉融揮使苗侯廷珍邀予同
按行郭外羣夷部落以宣

朝廷威德出城而西馬步雜踏旗旒鮮明笳鼓聲競猱
獠頭目來謁者絡繹悉慰勞而遣之及歸侯曰聞此地
有彈子岩其勝不減老人者予盍隨文旃一遊可乎侯
遂與予竝馬從馬腸峒口而進盲行將二里忽見一山
橫亘儼如臆對侯迺駐馬仍陳師守隘以戒不虞鐵銃

一聲雷霆震驚連山峇響移時乃止衆扶予下馬相翼
履峭崿而上數十步進口稍狹內甚高明寬敞穿穴始
用火炬直入愈深莫知所極玲瓏透漏戶牖相通左竅
別有石室規制如殿上擁華蓋蓋上爲閣壯麗莫比是
處石乳融結玉柱柱頂多繚以慶雲如天樞如承露金
莖狀其他如塔如爐如瓶如卓如幡幢如屏障如獰鬼
威神如天祿辟邪者凌亂度目不可正視造化結構之
精天孫投其機杼公輸弛其繩墨荆關董米喪其丹青
亦信奇矣哉予見通都大邑多乏山林之勝好事遊賞
者肩摩踵接頑石荒鼻得以被綺羅而聽絲竹有岩如

此而乃置之窮荒之域虎狼之與居犴狴之與鄰蒿萊
荆棘爲之充塞蒙蔽夫乃宰造物者亦疾其盡奪乾坤
之秀而投之非其地耶觀化工可以推世故鑒物象可
以驗人事非偶然也岩產圓石子故以彈子名在宋元
豐間權融州軍事錢師孟易名曰德予愜茲岩甘埋幽
僻深藏不市且其量之宏足以谷民而畜衆又改今名
岩之久闕理宜大顯嗚呼天之所以處岩與岩之所以
日處是必有待者矣朱子云千載而下不患知我者之
無人此之謂歟予開是岩後士女遠近遊觀者日以千
計盃盤相接茅塞成谿不知爲邊州落莫之地凡物通
塞有數理或然也

友橋記

人與人友或友於物人有恒言曰天之生物言物則人
在其中矣曰天地人言人則物在其中矣又物之與人
俱有美惡故有人中之犬彘物中之君子以物之惡者
比人之美者奚翅天淵以物之美者比人之惡者則亦
弗物之若友也者友其德也人與物不足論也且盧玉
川以艸木爲情親元次山欲結交丐者雖皆有激而然
亦各有取云爾錫山之甘露有希德金君其尊人採芝
翁以儒醫振於四遠至君擅三世之業尤精九折肱之

妙而又讀書好事以詩名浮動士林平生所交大夫士甚多惟以友橘自號蓋亦友於植物也一日同表弟周君時定拏舟過予所居湄溪之畱巧軒求予爲之記予觀歲寒三友曰松竹梅而已惟橘能集其大成蓋其幹之貞固似松葉之不凋似竹而花之馨素似梅至其實之結外圓似有智內方似守禮所以靈均獨以爲頌而云可像伯夷也况古之神醫有蘇耽者植橘井旁聞其泉香疾無不愈神効之及物當何如哉君業耽之業則今之橘猶耽之橘也雖我亦喪不覺化而爲耽也耽化爲我我化爲橘則其活人之功不竝駕於耽不止也徒友一橘而已耶昔人有種橘於洲得寒衣之用者君家裕於資活人甚多不取其報則又無資於橘也不利所有以全其交交人如是交物亦歟作友橘記



